

《今词初集》与饮水词派

葛恒刚

摘要: 清初综合性词选的编纂往往和词学流派的形成存在着对应关系。围绕着《今词初集》的编撰,在纳兰性德、顾贞观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饮水词人群体。《今词初集》的编纂是饮水词人群体集体意志的体现,它既有明确的尊体意识,又提出了鲜明的理论主张,在选阵上更有着强烈的流派意识,是一部选派型词选,它的编纂刻行是饮水词派树帜词坛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 《今词初集》; 选派型词选; 饮水词派
中图分类号: I22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11)03-0096-07

一、问题的提出

顺治末至康熙初年的清初词坛,逐渐迎来了清词复兴的第一次高潮。创作繁荣,名家辈出。与此相呼应,词学选政亦缤纷而起,《倚声初集》(1660)、《今词苑》(1671)、《见山亭古今词选》(1675)、《今词初集》(1677)、《古今词汇初编》(1677)、《清平初选后集》(1678)、《东白堂词选初集》(1678)、《词综》(1678)、《古今词汇三编》(1679)、《柳州词选》(1659)、《松陵绝妙词选》(1672)、《西陵词选》(1675)、《荆溪词初集》(1678)等词选陆续刊行。上述词选大体可分为两类:列于《古今词汇三编》前(包括)的是综合性词选;位于《柳州词选》之后的是郡邑词选。就功能和价值而言,与郡邑词选相比,综合性词选承载着词学总结、批评、建构的重要功能,其词学价值更为重要。这类词选的编刻印行往往是词人群体的集体行为,它凝聚着一个群体的词学观念,承载着群体的词学追求,是群体树帜词坛开宗立派的词学宣言。因此,词选的编纂传播与流派的建构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对应关系,如《今词苑》与阳羨词派、《词综》与浙西词派。可以说,中国词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词学流派出现在1670年代的清初词坛,以阳羨词派、浙西词派为代表,而两个流派的形成都以词选的编纂传播为重要依托,因此,对词选和流派之间关系的探讨是我们建构清初词史的重要途径。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的成果已有不少,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有一个词人群体,

他们以编辑词选为契机,开坛树帜,曾与阳羨、浙西逐鹿于1670年代的清初词坛,却因为存在的时间较短,影响没有阳羨、浙西词派大,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关注。虽然严迪昌先生曾经在《一日心期千劫在——纳兰早逝与一个词派之夭折》一文中^①对其进行过探讨,但一直未能引起词学研究者的呼应。作为花草词风、阳羨词派、浙西词派末流的批判力量而存在的词学流派,他们既在创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也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主张,在清初词学演进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于清初词史建构有着不可忽缺的认识价值。可是,长期以来,词学界对于这个词派关注甚少,甚至对于这个词派是否存在尚存疑问,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对承载建构这个流派的词选——《今词初集》的功能和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未能理解《今词初集》对饮水词派树帜词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本文将以《今词初集》、饮水词人群为考察中心,探讨两者之间存在的重要关系,阐述饮水词人群借助《今词初集》的编纂,登坛树帜,作为一个流派存在的事实,弥补词学界在这个词人群体认识上的不足,为清初词学研究补苴罅漏。

二、《今词初集》与饮水词人群体

《今词初集》由清初两位词坛名家顾贞观、纳兰性德共操选政编纂而成,刻行于康熙十六年(1677),以人编次,分上下两卷,甄选词人184家,词作617首,前有鲁超序,后有毛际可跋。我们要问,作为

收稿日期: 2011-03-10

作者简介: 葛恒刚(1969—),江苏沭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 明清文学。

^① 见《江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与《今词苑》、《词综》同时代的综合性词选,《今词初集》是否具有这个时代综合性词选的共同特征,承载着为一个词人群体开宗立派的重要功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弄清的事实是:1、操选政者顾贞观、纳兰性德两位词家是否属于一个词人群体,如果是,他们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如何?2、这个群体的成员构成如何?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今词初集》刻行之际,在顾贞观、纳兰性德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较有凝聚力的词人群体,顾贞观、纳兰性德就是这个词人群体的核心。

如果要追寻这个词人群体形成的起点,可以将其确定在康熙十五年(1676)。这一年,顾贞观由江南来到京师,馆于明珠家,结识纳兰性德。双方一见如故,结为知己,从此揭开了他们词学唱和的序幕。今检索二家词集,《饮水词人》中明题“赠”、“答”、“送”、“忆”梁汾之作有10首,而《弹指词》中不少词作后的附文里多次提到“容若”之名。特别是二家集中的《金缕曲》之作,共同诉说着词史上的一段佳话,也传递着二人在词学观上的契合——彼此都重视词的抒情功能。后人所谓“纳兰容若深于情者也”,^①“弹指词极情之至”^②的论述,都是对他们作品特征的准确体认。鲁超在《今词初集》的题辞中所言:“容若旷世逸才,与梁汾持论极合,采集近时名流篇什,为《兰畹》、《金荃》树帜。”就是二人词学观契合最明确的表达。当然,正是因为词学观念的契合,使得他们在结识之后不久,就能共操词学选政,编撰《今词初集》,第二年,《今词初集》就编纂完工刊刻印行了。而围绕着《今词初集》编撰,在顾贞观与纳兰性德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词人群体。因此,他们的遇合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意义——一个正在形成中的词人群体开始有了一个核心。时纳兰性德年方22岁,声名未隆。但贵胄子弟的出身,康熙帝贴身侍卫的身份,赐同进士出身的恩宠,以及喜好延揽文人名士的行为,为其赢得了士林的青睐,其在文坛的声誉是日见其上,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词学领袖的外在条件。但是,就词学修养而言,其时的纳兰性德尚处于学步探索阶段,还不足以成为一个词派的领袖,这方面的消息,可以通过顾贞观的言论窥出端倪:“容若尝从容问余两先生意旨云何,余为述倦圃之言曰:‘词境易

穷,以数见不鲜为恨;变而谋新,又虑有伤大雅。子能免此二者,欧秦辛陆何多让焉。’容若盖自是益进”^③这表明,康熙十五年二人结识时,纳兰性德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词学观念,其在词坛的地位尚未确立,还不足以号召词坛,而顾贞观的到来正好弥补了这个不足。时顾贞观年已四十,其在文坛,已早得大名。“年二十余,游京师,题诗寺壁。柏乡魏裔介见之,即日过访,名遂大起”,“所作《弹指词》,声传海外,与陈维崧、朱彝尊称词家三绝云。”^④能与陈、朱二家并称三绝,可见顾贞观具备了登坛树帜的词学声望。或许在后人看来,顾贞观在创作上的成就还难以与陈、朱二人比肩,但在当时,情况也许并不是这样。朱彝尊曾公开宣称顾贞观论词与自己不合,^⑤其时反对朱彝尊词学主张的词人不会太少,但朱氏在著述中只提及顾贞观,从心理学的角度讲,顾贞观在词坛的声望与竹垞相差不会太大,堪称竹垞的对手。在这个意义上说,顾贞观具备了成为词坛领袖的词学修养和声望。但是因为其社会地位不高,也不足以号召词坛。在成为一派词学领袖的条件上,纳兰性德与顾贞观都存在着不足,却又互补,因此,他们的遇合就带有了浓厚的词学色彩,为一个崛起中的词人群体——饮水词人群体准备了核心或领袖,可以看成是饮水词人群体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从此以后,伴随着《今词初集》的编撰,《饮水词》的刊行,词学唱和活动的开展,以纳兰性德、顾贞观为核心,逐渐聚集着一批词人,形成了一个词人群体。这个词人群体,词学界已有论文述及,一般称其为饮水词人,^⑥或名之为饮水词派。^⑦得名应与纳兰性德的词集《饮水词》相关。今循此旧,仍称之为饮水词人群。

除了顾贞观与纳兰性德,构成饮水词人群的还有哪些主要成员?是我们要弄清的第二个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结合当时词坛的实际,我们认为这个词人群体至少还应包括以下词人:

严绳孙(1623—1702),字荪友,江苏无锡人。康熙时以布衣荐博学宏词,特授翰林院检讨。善书

① [清]谢章铤:《赌气山庄词话》卷7,《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415页。

② [清]杜诏:《弹指词序》,见《弹指词笺注》附录,张丙戌笺注,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页。

③ [清]顾贞观:《与栩园论词书》,《饮水词笺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81页。

④ 《清史稿》卷484《文苑一·顾贞观传》,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361页。

⑤ [清]朱彝尊:《水村琴趣序》,《曝书亭集》卷40,四部丛刊本。

⑥ 李勣:《饮水词人年谱》,《饮水词笺》,〔台北〕正中书局1969年版,第19页。

⑦ 陈铭:《清词的中兴与衰微》一文中提出了以纳兰性德为代表的“饮水词派”之说。见《浙江学刊》,1992年第2期。

法，工绘事，山水人物花木虫鱼靡所不能，尤好画凤。归田后号“藕荡渔人”，杜门不出，著有《秋水词》。

秦松龄，字汉石，又字次椒，号留仙，又号对岩，江苏无锡人，与同邑严绳孙齐名。顺治乙未进士，授检讨，因族姑罹奏销案革职，康熙十八年召试博学鸿词，复授检讨。著有《微云词》。

吴绮（1619—1694），字园次，号听翁，江都人。贡生，荐授中书舍人。奉诏谱《椒山乐府》，称旨，即以杨继盛之官官之，时以为荣。寻升工部郎中，康熙四年出知湖州府，湖人称为“三风太守”，谓多风力，尚风节，饶风雅也。四方名士若施愚山、徐健菴、吴梅村、宋荔裳、周栻园、高阮怀、黄九烟、宗鹤问、卓火传之流过从无虚日，登临唱和，风雅擅于一时。大吏卒以此劾之，罢归。贫无田宅，购废圃以居。性好宾客，与诸名宿结春花月社。最工骈体，与陈其年并称。又工词，自号红豆词人，著有《艺香词》、《六怀词》。

鲁超，字文远，号谦庵，会稽人。监生，庚子顺天副榜，曾任河南按察使、广西按察使、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著有《谦庵词》。

毛际可（1633—1708），字会侯，浙江遂安人，与毛奇龄、毛先舒有“浙江三毛”之称。顺治十五年进士，历官河南漳德府推官，祥符知县。少负隼才，淹雅博闻，以文章名。其所为词，审音协律，著有《映竹轩诗余》、《浣雪词钞》。

可以分三种类型将以上词家界定为饮水词人群的成员，

第一类：严绳孙、秦松龄。在纳兰性德周围，聚集着一批长期在仕途上落魄不偶的文人，他们大多博学多才，名声很大，但因为性格卓特，于世难合，长期落拓潦倒，却与纳兰交谊深厚。如纳兰性德的座师徐乾学所云：“君所交游，皆一时俊异，于世称落落难合者，若无锡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宜兴陈维崧、慈溪姜宸英，尤所契厚。”^①这些人经常参加纳兰性德组织的词学唱和活动，这可以从朱彝尊《曝书亭词》中《台城路·夏日同对岩、荪友、西溟、其年、舟次、见阳、饮容若绿水亭》、《浣溪沙·郊游联句》，^②二首词中看出，前者词题明白揭出了绿水亭唱和的参与者，它们是秦松龄（对岩）、严绳孙（荪友）、姜宸英（西溟）、陈维崧（其年）、

汪辑（舟次）、张纯修（见阳）、纳兰性德（容若）。后者是联句之作，参与联句唱和的六位词人是：陈维崧、秦松龄、严绳孙、姜宸英、朱彝尊、纳兰性德。藉此几则文献可见，陈维崧、秦松龄、严绳孙、姜宸英、朱彝尊等五位词人是绿水亭花间草堂的常客，经常参加纳兰性德组织的词学唱和活动。这个情况，唱和参与者姜宸英曾明确述及：“记壬戌灯夕，与阳羨陈其年、梁溪严荪友、顾华峰、嘉禾朱锡鬯、松陵吴汉槎数君同饮花间草堂，中席主人指纱灯图绘古迹，请各赋《临江仙》一阕。”^③这段回忆，可以作为以纳兰性德为组织者的词人群体存在的有力证明。当然，藉此还很难判定他们唱和的频率，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能否称为一个词人群体。如果再检索纳兰性德《饮水词》、顾贞观《弹指词》、严绳孙《秋水词》、秦松龄《微云词》、陈维崧《湖海楼词》，朱彝尊《曝书亭词》、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严绳孙、秦松龄、姜宸英、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等词人之间唱和酬赠之什堪称不少，而又以与纳兰性德的唱和之作数量最多，据此，可大体推定，在纳兰性德、顾贞观的周围，确实存在着一个词人群体，他们经常举行唱和活动，而纳兰性德就是唱和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群体的词学活动中处于中心的地位。当然，仅仅从彼此之间经常参与唱和活动，还不能界定他们属于一个词人群体，更不能将他们界定为一个流派的成员。如陈维崧、朱彝尊分别是阳羨词派、浙西词派的盟主，显然不属于饮水词人群体。^④至于姜宸英，本不擅作词，也可将之排除在群体之外。而严绳孙和秦松龄，他们在创作上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契合于纳兰性德和顾贞观的词学主张的。秦松龄以小令见长，这与纳兰性德、顾贞观比较相似。更重要的是，《秋水词》在创作上的特征契合饮水词人“抒写性灵”的词学主张。闵丰认为：“抒写性灵”也包含着艺术表现上的要求，过于堆垛刻削使词伤于枯涩，过于叫嚣使词伤于粗率，都会妨碍词体的正常抒情功能，结合顾贞观与纳兰性德自身词作来看，他们推崇的是一种谐婉浑成之美，强调手法的不激不随、词意的自然隽永。^⑤而《秋水词》正具有这样的特征，这可从与其同时代的词学名家的评论中得窥这方面的消息。曹溶、聂先曾

③ [清]姜宸英：《湛园集》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以作品来看，《今词初集》收录陈、朱二家皆为有真性情之作，符合饮水词派“抒写性灵”的词学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将二家看作是群体的成员，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⑤ 闵丰：《清初清词选本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① [清]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纳兰君墓志铭》，见《饮水词笺》附录，赵秀亭、冯统一笺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93页。

② [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26《江湖载酒集》，《四部丛刊》本

分别推许《秋水词》：“词以自然为宗，如秋水不事雕琢，而动中羽商。”“词本以艳情丽质为宗，而出语天然蕴藉，始号作手。才如秋水，可谓秣纤合度，泼墨淋漓，足称当代大家”^①“自然”、“不事雕琢”、“天然蕴藉”、“秣纤合度，泼墨淋漓”，可谓是对《秋水词》特征的准确体认，而这与饮水词人群“抒写性灵”的词学追求比较一致。因此，可以把严绳孙界定为饮水词人群的成员。

至于秦松龄，在词学取向上与其同乡顾贞观、严绳孙为同一门径，姜宸英所谓“梁溪圆美清淡，以北宋为宗。”^②就是对三人词学取向的准确概括。秦松龄以“微云”为词集命名，已透露了在创作上效法其先祖秦观的消息。对此，聂先是有体认的：

“先生以旷世之才，渊源家乘，陶情山水，衡泌栖迟，名士风流，徜徉养望，制有新词，本乎心印，掩映前徽，吾无间矣。”^③这个评价，不免推许过度。是否能“掩映前徽”，也许还要打个问号，但是，“本乎心印”确是指出了《微云词》在抒情上的特征，即无论是叙事、咏物，还是感旧、抒怀，《微云词》的作品都是作者心灵体验的真切展现，往往能摇动人心。而在艺术表现上，《微云词》也往往能体现出“情辞兼胜”的特征。晚清著名词学家谭献曾评价其《临江仙·寒柳》词曰：“情景相副”。^④可见，自然蕴藉是《微云词》的重要艺术特征。因此，无论是从抒情，还是从艺术表现来讲，《微云词》表现出来的词学特征，都和饮水词人群“抒写性灵”的词学追求相当契合，因此，我们也可以把秦松龄看作是饮水词人群体的成员。

第二类：吴绮。将其界定为群体成员在于其作品风格契合词派的词学追求。在《今词初集》中，吴绮入选词作高达23首，仅比顾贞观少一首，在并世词人中排名第二，可见纳兰性德、顾贞观对其推崇备至。其词名《艺香》，可见其词有绮艳之色，但却不是浮艳，而是艳而有情，艳而有味，所谓“着墨不多，都适人意。”^⑤其词学师法不执一端，众体兼擅，所谓：“深丽绵密周秦诸家而为大成”，^⑥能跳脱词坛规步南北宋、各执一端的局限，这与纳兰

性德、顾贞观的词学追求比较契合。更重要的是，吴绮作词，“在艺术表现上，都能保持适当的分寸，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剔除瑕疵使之整体浑成，这就比较接近《今词初集》所推崇的元音自然之境了。”^⑦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将吴绮纳入饮水词派是实至名归。文献难征，虽然我们很难看到吴绮参与饮水词人群体的唱和活动的文献，但是，其参与了饮水词人的词学活动，却是有所可徵。康熙十七年，吴绮任职扬州之时，就与顾贞观共同参订《饮水词》，并为之作序，刊行于世。这发生在《今词初集》刻行的第二年，可看作是《今词初集》刻行活动的继续，是饮水词派扩大本派影响的一次重要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将吴绮纳入饮水词派，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类：毛际可和鲁超，他们洞悉顾贞观、纳兰性德欲借刊刻《今词初集》开宗立派的词学追求，直接参与了《今词初集》的刊刻活动。从功能上讲，鲁超的题辞、毛际可的跋，是《今词初集》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分别从尊体和立论两个方面承担了词选为追求开宗立派应具有的功能。鲁超的题辞，力言尊体；毛际可的跋，高声发论，提出了“铲削浮艳，抒写性灵”的词学主张，不但反映了鲁、毛二家都有较为精湛的词学素养，对清初词学界通过尊体、立论来开宗立派的选词风气了然于心，而且能与二位选家声气相通，洞察选家通过编辑《今词初集》别开坛坫的词学追求。他们的词论和主张，已不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饮水词人面向词坛的集体宣言。因此，将毛、鲁二家列为饮水词人群的成员，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根据现有的资料，目前能够确定的饮水词人群体的主要成员如下：顾贞观、纳兰性德、严绳孙、秦松龄、吴绮、毛际可、鲁超。从数量上看，这个词人群体的规模不是很大，究其原因，这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词学流派，其在词坛的影响尚未充分展开，就因为纳兰性德的去世而风流云散。对于这种情况，严迪昌先生的论文《一日心期千劫在——纳兰早逝与一个词派之夭折》曾作过相关的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言。而本文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该文的影响的。

三、《今词初集》的开派追求

作为体现饮水词人群集体意志的一部综合性词选，《今词初集》对饮水词人群体有何词学意义？或者说饮水词人群体编辑这部词选的目的和宗旨是什

① 聂先、曾王孙：《百名家词抄·秋水词》评语，清康熙绿荫堂刻本。

② [清]姜宸英：《湛园集》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聂先、曾王孙：《百名家词抄·微云词》评语。

④ 谭献：《篋中词》今集一，清光绪八年刻本。

⑤ [清]谢章铤：《赌气山庄词话》卷9，《词话丛编》本，第2732页。

⑥ [清]沈雄：《古今词话》之《词评》下卷，《词话丛编》本，第1041页。

⑦ 闵丰：《清初清词选本考论》，第45页。

么？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词选的功能说起。

龙榆生在《选词标准论》一文中论述词选的功能云：“选词之目的有四：一曰便歌，二曰传人，三曰开宗，四曰尊体；前二者依他，后二者为我，操选政者，于斯四事必有所居。”^①对此，萧鹏在《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一书中的看法稍有不同：“这个四分法漏掉了传词”，“粗按词选的功能，实际上只有应歌、存史、立论三体。存史包括传人和传词，立论则兼有开宗和尊体。细按词选的传世用意和注意力重心，龙沐勋的四体说还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选歌型词选、存词型词选、存人型词选、选派型词选。”^②以此来衡量《今词初集》的选型，是不难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的。首先，它不是一部应歌体词选。在词乐失传之后，应歌体词选已很罕见。《草堂诗余》是为应歌而选，但在传播中音乐的特性逐渐不显，实际上承担的是词学普本功能，在《草堂诗余》之后，很难再见到应歌体的词选。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讲，明代以后，应歌体词选的传播空间已不复存在，《今词初集》显然不是应歌体词选。其次，《今词初集》也不是存史体词选。存史体词选要求有较宽的选域，所谓“选域越宽，越含有备史的意味。”^③明白地说，一部词选，只有选录的词人越多、作品越多，才能越具备存史的功能。词人和作品的多少与存史的可信度直接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词选的规模越大，越具备存史的特性，反之，规模越小，则越缺乏备史的功能。《倚声初集》和《瑶华集》是清初两部大型的存史型词选，《倚声初集》选词人460余家，词作近2000首，《瑶华集》选词人500余家，词作近2500首。与这两部存史型的词选相比，《今词初集》的规模小的多，只选词人184家，词作617首。不论从存人还是存词的数量上看，《今词初集》都算不上是一部存史体词选。存史体词选应该具备描述词坛的能力，要注意到当下词坛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既要注意到词坛名家，也要注意二流甚至三流的词人。而《今词初集》却在这方面显得很是不够。阳羨、浙西词派的多位主要成员，如陈维崧、陈维岱、任绳隗、储福宗、曹亮武、李良年、李符、龚翔麟、沈岸登、沈皞日等词家的作品，在这部词选里都未选录。同时，作为清初的大型唱和，在清初词史上

有着重要地位的江村调寄《满江红》唱和、广陵调寄《念奴娇》唱和的作品，《今词初集》未收一首。因此，无论是从存人还是从存词的角度讲，《今词初集》都不是一部存史体词选，这个判断是没有问题的。既不是应歌体（选歌型词选），又不是存史体（存人型词选和存词型词选），那是不是立论体（选派型词选）呢？答案是肯定的。所谓“立论兼有开宗和尊体”，这就要求选派型词选，既要有强烈的尊体意识，又要有鲜明的词学主张。而在这两点上，《今词初集》都有明确的体现。

先说尊体。鲁超在《今词初集》里明确的宣言：“词与乐府有同其名者，如《长相思》、《乌夜啼》是也；有同其名亦同其调者，《望江南》是也。邈其权舆，实在唐人近体以前，而后之人顾目之为诗余，义何居乎？”认为词的产生在唐代近体诗歌之前，从诗体发生的角度批驳清初依然盛行的“词为诗余”的观念，立论颇有见地。接着他转述顾贞观的观点：“诗之体至唐而始备，然不得以五七言律绝为古诗之余也，乐府之变得宋词而始尽，然不得以长短句之小令、中调、长调为古乐府之遗也。词且不附庸于乐府，而谓肯寄闰于诗耶？”主要是从文体流变的角度推尊词体，认为诗、词应该并立，无所谓尊卑，态度极为鲜明。虽然还仅仅是从词体的外部因素切入，没有深入到词体的内部质素，但是其推尊词体的鲜明态度，集中体现了饮水词人群为开宗立派而进行的努力。它秉承了清初词家陈维崧、王士禛、邹祇谟、朱彝尊等人词学尊体传统，极力反对“词为诗余”的传统习见，排除词学创作的心理障碍，为词学创作正名，目的是为了词坛能与“诗家坛坫并峙古今”，从理论上为饮水词人在词坛树帜做好准备。

再说立论。毛际可在《今词初集》跋文中述云：

今梁汾、容若两君，权衡是选，主张铲削浮艳，抒写性灵。采四方名作，积成卷轴，遂为本朝三十年填词之准的。^④

明白揭出了《今词初集》的选词标准：“铲削浮艳，抒写性灵”。这是顾贞观、纳兰性德在词学上达成的共识，也是彼此能成为生死知己的重要因素。毛际可在跋文中进行张扬，表明它宣扬的不仅是顾贞观、纳兰性德的词学观念，更是饮水词人一派的词学主张。所谓铲除浮艳，是要求词要艳而不浮，绮而不靡。所谓“抒写性灵”是指词要写真情实感，自然蕴藉，反对逞才使气，堆砌叫嚣而缺乏性情。这个

① 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② 萧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③ 萧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第17页。

④ [清]毛际可：《今词初集》跋语，纳兰性德、顾贞观《今词初集》，康熙十七年刻本。

主张是对清初三十年词学创作的状况有感而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首先，它是针对清初的浮艳油滑的花草词风。清初词坛，自云间词派提倡以唐五代北宋为宗，词坛即盛行花草词风。流风所及，柳州、西陵、毗陵、广陵，无不在花草词风的笼罩之下，创作多表现为浮艳、纤巧、油滑，丧失了真性情，不少词作甚至呈现出面目可憎的低俗之态。其次，这是针对阳羡派、浙派末流在创作上的积弊而言。《今词初集》编撰之时，阳羡词风、浙西词风正衍为词坛创作的主流，影响甚大，其末流呈现出堆砌叫嚣的倾向。阳羡派宗奉苏、辛，词风豪宕，虽然也重视性灵的抒发，但往往因为过于逞才使气，而导致才气掩盖性灵的倾向，其末流往往流为叫器，在艺术上表现为粗糙，不够自然蕴藉；浙西派追求醇雅，讲究句琢字练，往往逞才使学，其末流往往流为堆砌短钉，在艺术上表现为晦涩、破碎，不够自然浑成。针对这些情况，饮水词人群祭出“铲削浮艳、抒写性灵”的帅旗，目的就是为补偏救弊，扭转在创作上表现出来的这些不良倾向。它强调作品要表现创作个体的真性情，主张摒弃浮艳，反对过于逞才使学，追求自然浑成的艺术境界。对性灵的强调正是针对词体抒情功能受到伤害甚至缺席而言，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这种理论上补偏救弊的主张，无疑指出了词学发展的正确方向，达到了在词坛开宗立派的词学高度。其中隐含的对阳羡词派、浙西词派末流的批评，更彰显了饮水词人群与二派逐鹿词坛的词学追求。

问题是：《今词初集》的选况是否体现了这样的意图和追求？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列其选阵”来“察其选心”。

所谓选阵，就是一部词选中词人之间的客观关系。“是词选开列出来的清单，我们把它理解为编者所设计的词坛结构编码”，“选阵的概念对于讨论清代词选尤为重要”，“词选中那些占主要地位的词人，也构成核心选阵，他们的群体指向形成选词中心。排列的地位，选词的数量，词人时代的比例，都能够为我们指示出这种重心所在”，“选阵经常是理解和把握选心的关键”。^①循此理论，开列《今词初集》中选词 9 首以上的词人如表：

词人姓名	作品数量	词人姓名	作品数量
陈子龙	29	严绳孙	17
龚鼎孳	27	曹 溶	16

① 萧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第 18—20 页。

顾贞观	24	吴伟业	13
吴 绮	23	王士禛	13
朱彝尊	22	陈维崧	11
宋征舆	21	彭孙遹	10
丁 澎	19	顾 氏	10
李 雯	18	徐 灿	9
成 德	17		

以表中开列的这个核心选阵为起点进行考察，可从多方面探究选家的选心。一、所选云间派作品最多，陈子龙、宋征舆、李雯的作品共计 69 首，约占全集的十分之一，其中陈子龙以 29 首高居首位。这当然是看到了陈子龙于清词复兴的开启之功，所谓“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興之盛。”^②既是对云间派词学地位的肯定，更是对云间派词学观念的认同。云间派词学以五代北宋为宗奉对象，重视词体的抒情功能，这与饮水词人群的词学追求比较契合。《今词初集》对云间派地位的肯定，应该是一种策略，欲从传统中为本派的树立寻找词学资源，为饮水词派树帜张本。当然，从策略上讲，以复古为革新，是文坛开派惯用的手段，阳羡派、浙西派都选择了这种策略。饮水词人群或许受到了启发，只不过手段比较隐蔽，手法有所不同。二、集中顾贞观入选 24 首，在全集中排名第三，仅低于已经过世的词坛领袖陈子龙、龚鼎孳。吴绮紧随其后，以 23 首位列第四。纳兰性德、严绳孙各以 17 首排在第九位。从总体上看，饮水词人群入选的人数和作品的数量显得非常突出，选家藉此为张扬本派词学选政宗旨不言而喻。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选词的数量上来看，顾贞观、吴绮分别处于第三、第四位，但在并世词人中却处于第一、二位，高居并世词人榜首，选家为饮水群鼓张一军的意图还是比较容易看出。这种稍显隐晦地安排，既能为饮水词人树帜词坛竭力鼓吹，又能适当地加以平衡，兼顾选政的客观性。因为顾贞观虽然在群体中的词学素养最高，被推至群体的领袖位置，但是，因为其成就和声望远不及已经过世的陈子龙，甚至还不及并世的陈维崧和朱彝尊，如果将其安排为全集之首，不但有悖于词坛的实际状况，也将使选家的目的过于硬露，效果或许会适得其反。三、朱彝尊以 22 首排名第五、陈维崧以 11 首排名第十，这样的选阵布置特见选家的用心。作为阳羡词派、浙西词的领袖，其在《今词初集》中的地位

② 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79 年，第 4 页。

与其在词坛的声望很不相称，选家通过掩抑他派拉抬本派声势的手段了然可见。而陈、朱排名的差距，也正反映了词坛的走势：阳羨词风日趋衰颓，浙西词风日见其上。四、如果撇开入选的作品数量和排名，单纯从入选作品的意蕴出发，更能看出《今词初集》的选派性特征。无论是饮水词派、云间词派词人，还是浙派、阳羨派，其入选的作品都是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凡是符合选家“铲削浮艳，抒写性灵”的词学主张。即使是名不见经传的词人，也要选录。如遗民阎修龄虽不以词名，现传世作品仅有1首，因之符合《今词初集》的选录标准，被收录集中。反之，如果背离选家的词学主张，纵使声望较大，也不甄选。如阳羨派的任绳隗、陈维崧、储福宗、曹亮武、陈枋、浙西词派的龚翔麟、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柯煜、柯崇朴等词人，皆未有作品入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入选的女性词人有十余家，约占入选词人的十分之一，这是个不小的比重，特别是顾贞立、徐灿这两位女性词人，因作品的抒情特征尤为明显，所以分别有10首、9首作品入选。女性词人在综合性的词选中具有占有这么高的比重，在清初还仅此一集。上述情况表明，《今词初集》是一部比较独特的选派型的词选，籍贯、性别、身份、声望等方面都不是《今词初集》选政考虑的主要因素，只要作品符合选家的甄选标准，都可入选。

综而言之，作为清初的一部综合性词选，《今词初集》在尊体、立论、选阵方面的特征决定了它是一部选派型词选。它是饮水词人群集体意志的表现，饮水词人既通过题辞以及跋宣示了树帜词坛的词学追求，也通过选阵的安排为饮水词人逐鹿词坛极力鼓吹。因此，它的刊刻印行，可以看成是饮水词派形成的标志。

四、结 语

在文学史研究中，往往会有遮蔽现象的发生，表现为某些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独占风头”的情况，它无视或没有注意到文坛具有的复杂情况，从而使研究不免呈现出简单化的特征。词学研究也不例外。饮水词派作为清初一个重要的词学流派，与阳羨词派、浙西词派鼎足词坛，是清初词坛不可忽视的一极。特别是它的崛起，与云间词派、阳羨词派、浙西词派的所构成的词坛背景紧密相关，在清初词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可是，长期以来，清初词学研究主要以云间词派、阳羨词派、浙西词派为探讨对象，没有注意到饮水词派作为一个流派存在的事实，没有给予这个词派的创作、理论以应有的关注，从而导致对清初词学发展状况的把握不够全面。本文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不足，但也只能是抛砖引玉，对这个流派更深入地探讨，尚俟与词学界同仁共勉。

（责任编辑：闫丽）

（上接第82页）

覆愍下，则称旻天……。”天有五个名称，各有其得名缘由，尊崇它，把它当作君主，就称为“皇天”，其仁德施予天下，就称为“旻天”。《朱子语类·易四·乾上》：“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分而言之，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专门称“天”就称作“道”，不能违背它。从不同角度来称呼，就有不同名称，从形体上就称“天”，从主宰上就称“帝”，从功用上称“鬼神”，从妙用上称“神”，从性情上称“乾”。无论是专名还是多角度命名，都传达出古人对天的本质的探索，其结果是对天的敬

畏和神化。

结 语

人类自产生以来，就与“天”朝夕相伴、息息相关。面对变幻无穷、神秘莫测的天空，人类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易·系辞传》：“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易·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的大量异名既表现了人类对天的极大关注，也记录了人类对天的探索历程，为我们打开古人的思想宝库提供了一把钥匙。

（责任编辑：闫丽）